

文苑夢憶

欧阳文彬



學林出版社

文苑梦忆

欧阳文彬 著

学林出版社

文苑梦忆

作 者——欧阳文彬

责任编辑——李 东

封面设计——徐蔚桦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11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市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68461 传真:63768540

印 刷——上海市印刷六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5

字 数——18 万

插 页——4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书 号——ISBN 7-80616-582-7/I·211

定 价——15.00 元



欧阳文彬，女，1920年生，湖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9年起先后在桂林新知书店、文化供应社，重庆、上海开明书店及《中学生》杂志社从事出版编辑工作。建国后曾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出版室副主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萌芽》杂志编辑部主任。职称编审。1987年获中国新闻出版署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的“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荣誉证书。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刘连仁》（有日译本，多次再版），文学评论《赏花集》（曾被大学中文系选为辅导教材），长篇小说《在密密的书林里》（与费三金合作，为1981年中国十大畅销书之一）、《幕，在硝烟中拉开》（与费三金合作，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1986年优秀长篇小说奖），散文随笔集《书缘》、《攀登散记》等。事迹已被十余种文学、出版辞典收录。

PBJ 28/05

留下的总是美好(代序)

李 东

岁月的年轮,是最能磨砺记忆的,就如同秋实出自春华,朗月出自长风。因此,人类总是善于用文字记载历史,用记忆埋藏真情。

我们走过人间,非梦难醒,欢欣也好,痛楚也罢,记忆总会与我们相伴一生。甚而,因了各种各样的境遇和胸怀,磨难也会美好,苦难也会甘甜。由此,记忆就不仅仅成为对过去的留恋,也是对将来的期许。

人们常说,蓬尘往事,过眼云烟。流逝的岁月,不免被时光消蚀得模糊暗淡,了无痕迹;然而,一旦你果真有缘邂逅了某种令人心悸的感怀,在记忆深处,它便会真实得异常清晰,而且历久弥新。

面对曾经坎坷的灵魂,除了亲人的温情与体贴,最让人欣慰的莫过于师友间的相识与相知。那份情投意合,是漫漫旅程中一汪清凉的古潭,是夕阳下召唤团聚的炊烟。因此,我们始终在寻找相通的心灵,期待有力的支撑,构想酣畅的对饮……于是,记忆便把这点点滴滴的流水人生缀织成一道值得回味眷顾的风景。

对于老人的思想,我还无有切身的体会。然

而，在这本书中，我却悟解了悠长的回望，对于一位胸怀宽广的老人所能带来的真诚的快乐。虽然，我还不知道，当我们这一代晒着太阳怡然弄孙时，我们会具有一种怎样的心境来面对以往的风物人情，但这本书中汇聚的所有故事却告诉我们，只要你怀着坦诚来接受生活的洗礼，生命将把最美好的记忆馈赠予你。

正是通过一页又一页的回望，欧阳先生将她的良师故友介绍给我们：叶圣陶、冯雪峰、张天翼、夏丏尊、夏衍、徐调孚……使今天的我们能穿越历史风云的阻障，感同身受。虽然，我们无法寄生于欧阳先生曾激情澎湃地生活过的时代，更无缘领受那些与她有过亲密交往的文化名人的亲切教诲，然而，因为有了这本书，那遥远也分明亲近了许多，使我们从浑朴中读懂了率真，从热血中读懂了坚韧，从执著中读懂了高洁，从平实中读懂了伟大。

我想，欧阳先生是很珍视这本书的。这并不在于她珍惜自己的这些文字，而是她尤其珍视在记忆中流连了半个多世纪的某种情感，珍视共同的追求所赢得的真心与友谊。所以，她敢于用质朴的笔调来记载那些邂逅，那些缘分，那些人生驿站上的感悟。

欧阳先生长我四十多岁，是一位在出版文化界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知识老人，承担过不少重要的职责，也经历过许多萧瑟风雨。我进出版社的时候，她已离休。在我的眼里，她是一位至今仍笔耕不辍的谨严而知名的领导、作家、前辈。当我读到这本文稿时，仿佛已能听到书中一位位文化名人曾经走过的铿锵跫音。虽然斯人已去，但他们留下的精神旗帜，依然会在我们今天这一代人的心头飘扬，引领着我们去求索无悔人生的真谛。

掩卷长思,感慨万千。我想,在我个人的记忆里,他们的神态风采将会永远留下,并且美好。

1998年6月12日于田林

目 录

留下的总是美好(代序).....	李 东	1
------------------	-----	---

海棠花下的聚会

牛头洲上张天翼.....		2
从集中营来到山城的冯雪峰.....		8
叶圣陶在重庆		17
叶圣陶在上海		29
海棠花下的聚会		40
丁玲给叶老送蛋糕		44
赵超构与摄影		48
聂绀弩印象		52
他这一辈子		
——记叶至诚		54
朋友——“敌人”——朋友		
——记戴厚英		61
千里“飞”缘		
——钟耀群与端木蕻良		69
港岛重晤程乃珊		74
她还在迎浪弋行		
——读《雁南飞——黄宗英传》有感		78

朗月照长风

想起他未完成的长篇

——追忆天翼师 84

朗月照长风

——夏丐尊的足迹 94

李叔同与夏丐尊轶事 115

编辑大家叶圣陶 118

赵景深与《罗亭》及其他 132

怀师友彭慧 139

记老翻译家董秋斯 147

在两次运动中

——追念夏衍 154

彭柏山部长上任以后 158

夏衍的学习诀窍 161

夏衍、姚溱与河南路 308 号 164

关心青年作者的魏金枝 169

梓林旧事

“烟斗”宋云彬 174

作家的知音徐调孚 177

叶氏父子的图书广告 184

夏衍与《新民晚报》 188

姚苏凤其人其事 191

姚苏凤和《红雨》 200

记一次值得怀念的商榷

——追忆侯金镜 203

我也要“谢谢老谢”.....	207
怀念一位不知名的编辑.....	210

岁月留痕

童年旧梦.....	214
火海余生.....	216
想起了读书会.....	221
难忘那一方净土.....	223
剪裁一片朝霞.....	226
文化干校琐记.....	229
从评论转向创作.....	234
与气功结缘.....	238
古稀之年学电脑.....	241
刘连仁的传奇和我的采访.....	244
又见刘连仁.....	251
香港假日.....	255
澳门人.....	259

后 记.....	262
----------	-----

海棠花下的聚会

世纪老人们曾经
一年一度在此小
酌吟诵。花开花
落多少回，海棠
依旧否？

牛头洲上张天翼

偶然的机缘

我成为张天翼老师(1906—1985)的学生,是由于一种偶然的机缘。

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我才十七岁。和一群流亡学生一起,从南京跑到长沙,进了刚从北平迁来的民国学院,攻读法律。张老师在文学系讲授“文艺习作”。我只是一个慕名而去的旁听生。

张老师的作品,我那时看得还不多,最喜欢的要算《华威先生》。因为这篇小说中的主人翁,我似曾相识。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热潮中,这种打着抗日招牌、破坏抗日运动的“华威先生”是多么可恶!张老师幽默的笔调,辛辣的讽刺,让人看了既痛快,又羡慕。他开课那天,我坐在教室一角,眼睁睁地等着,心想:这位作家来教“文艺习作”,准能传授许多创作的“诀窍”。

不料张老师走上讲台,开口就说:文艺创作是没有诀窍的。只有多看书,多习作,多修改。他叫我们不要相信什么“小说作法”,说这类书会叫人

上当，他自己就上过当。接着要求在座的同学每人写一篇习作，题材不限，只要是熟悉的生活，都可以写。写出来大家一起讲评，共同提高。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仿佛都有点意外。然后就埋头写了起来。我暗自嘀咕：原来这就是作文课，没什么好旁听的。但是既然来了，又不便中途退出。只得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随着大家写了起来。写完一看，自己也吃不准这能不能算“文艺”。交卷的时候特地轻声叮嘱：“请老师批改以后发还，不要给别人看。”张老师看了我一眼，问道：“为什么？写东西不就是为了给大家看的吗？”我呐呐地说：“我写得不好，别让大家讲评了。”张老师却说：“不让大家讲评，怎么能进步？”我答不上话，但还心存侥幸：这么多同学写了作品，要讲评该不会轮到我这个旁听生吧！

可是张老师对外系和本系的学生一视同仁。我那不像样的习作也夹在里面“示众”了。从此以后，我成了这门课的从不缺席的学生。

草屋里的启蒙课

我有一篇习作，题目叫《图书馆里》。写的是一个穷青年到图书馆借书，受到图书管理员的冷遇。在课堂上讲评的时候，张老师提了个问题：“这个青年要借什么书？”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问题不在他借什么书，而是在图书管理员看不起穷人。”张老师说：“不。他借什么书，关系很大。如果他借的是些好书，读者会更同情他，否则就不值得同情。”我听了似懂非懂，脑子一时转不过来。下了课去问张老师：“这篇作品里加上几本书名，能提高艺术质量吗？”张老师说：“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应当通过人物要看的书，写出他的思想倾

向。”为了帮助我理解这个问题，张老师约我星期天上他家去谈谈。

张老师住在江心的小岛——牛头洲上。从城里去，要搭船摆渡。那一带地方完全是农村风味。他住着一间乡下的草屋，室内的陈设也很简陋。我进门的时候，张老师正在伏案写作。屋里有几个孩子围着他嘻嘻哈哈地逗乐，一个扯他的衣服，一个扳他的手臂，还有一个爬到桌上摸他的笔。张老师嘴里哄着孩子：“乖，好好玩，不要吵。”手里还在摇动笔杆继续写作。我诧异地问：“是您的孩子？”他摇摇头：“我没有孩子，都是邻居的。”我真惊奇，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写得东西来。张老师说：“干什么都有个习惯。孩子们吵惯了，一旦没有他们，我反倒会感到缺少了什么而写不出来。再说，这也是了解和熟悉孩子们的机会。”我想起张老师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中那些孩子特有的语言和情趣；又看到他桌上放着一本新出的小书：《把爸爸组织起来》。多么新鲜的题目，显然是写抗战中的儿童的。张老师经常教导我们要和各种人交朋友，尽可能熟悉更多的人。这些小朋友，不正为他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提供了养料吗？

谈话转入正题：怎样写出人物的思想倾向。张老师说，要写好《图书馆里》那个穷青年，自然不能只让他开一张借书单，填一张借书卡，而是要让读者明白他心里想些什么，他看书是为了什么，他追求的是什么……这一连串问题把我问懵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张老师又问我喜欢看什么书，我说喜欢看小说。他提醒我，不能只看小说，还要看理论书。进步的理论书能打开我们的眼界，启发我们的思路，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看清前途，是任何人都应当看的，搞文艺

的也不例外。他还指出：人物的思想倾向是作品的灵魂。作者的思想倾向又是人物思想倾向的先决条件。很难设想，作者对社会、人生缺乏认识，他笔下的人物能有正确的思想倾向。

就这样，张老师在牛头洲上的草屋里，给我上了启蒙的一课，指点我在开始学步的时候，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他介绍我看一些革命的理论书，强调要看经典原著，不要依赖什么辅导材料。我向他求教的内容，远远超过了课堂教学的范围。于是，我成了他家的常客。

坦率的对话

记不清有多少个星期天，我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怀着追求知识的渴望，风雨无阻地来到张老师的草屋。

我往往要兴致勃勃地谈自己构思的故事。张老师关心的却是我心里到底有几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把小说分成两种：一种是讲得出故事的，一种是讲不出故事的。他说：前一种不一



30年代张天翼自画像

定好,后一种不一定不好,关键全在人物描写。譬如《红楼梦》,写贾宝玉和林黛玉一场没有成功的恋爱,故事并没什好讲,人物却个个活灵活现,让你忘不掉。又譬如下棋,有那么个小卒子,过了河冲锋陷阵,吃掉对方的老师。看棋的决不会记住这个勇敢的小卒子,对他肃然起敬,为之受到感染。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说明创作上的问题,是张老师特有的本领。他讲的这个棋盘上的“勇士”,当时曾引我发笑,事后却历久不忘,至今还记忆犹新。

怎样才能写出富于感染力的人物呢?张老师屡次用切身的体会告诫我:不要事无巨细,头发胡子一把抓,平均使用力量,这不是精细,而是罗嗦;也不要只抓住一两个特点拿放大镜去照,像画漫画那样予以夸张,这不是幽默,而是油滑。他还强调要用真正的话,就是现代活人真正这么说的话来写作,并且让各种人物说他们自己的话。

张老师特别注重“经济”这两个字。他反对不必要地交代人物出身和祖宗三代,反对和人物心情、作品情节无关的风景描写,反对未加提炼地照搬人们生活中的原始对话……总而言之,他主张:用得着的东西才写,用不着的坚决送走,不让不相干的东西渗进作品。

文艺以外的话题也不少,大至国际形势,小至个人苦闷,无所不谈。那年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敌兵未到,国军先退。十几岁的青年学生,就有点愤世嫉俗的味道。我在张老师面前发牢骚,斥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指摘学校里某某人是“绣花枕头”,某某人是“华威先生”,埋怨在后方空喊抗日无济于事……张老师总是耐心地倾听,恳切地引导,介绍我看革命的理论书,帮我武装头脑;带领我去参加文艺界抗敌后援会的活动,让我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

力量，看到胜利的希望。

我在民国学院只读了两个学期，就因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面临着失学的威胁。当我满怀忧虑，向张老师诉说时，他干脆劝我辍学。我至今还记得他那一番语重心长的开导：不要以为只有课堂上才能学到知识。真正的知识是要在实践中去掌握的。尤其是文科，搞文艺，搞创作，更必须到生活中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途径。于是，我毅然离开学校，投入了生活的激流。

我和张老师分手以后，保持着通信联系，照样是无话不谈，甚至可以说，思想上的交流比以前更进了一步，有点像是忘年之交了。他在信中一再鼓励我不要放下笔。每回接到张老师的信，心里总要热上一阵。可惜这些信现在已全部散失了。

十年浩劫，夺去了张老师的健康，使他失去写作和说话的能力。当我再一次来到张老师面前，已经无法听到他的谆谆教诲。他那亲切的眼神，明朗的笑容，仿佛还在鼓励着我：不要放下笔！

1980年除夕于北京